



□张永军

记忆中那间办公室的光线，总有些昏暗。南向的窗，糊着发黄的旧报纸，边缘卷曲着，将午后的日头筛成一种毛茸茸的带着尘埃质感的暖黄。父亲的办公桌在最里侧，靠墙，桌上除了摞得整整齐齐的报表文件，最显眼的，便是那只搪瓷茶壶。壶身是那种早已绝迹的白底蓝花，图案是简单的缠枝莲，用得久了，蓝花黯淡下去，边沿处露出底下黢黑的铁胎，像岁月啃出的豁口。五六个人共用这一把壶，壶嘴的内壁，定然积了厚厚的深褐色茶垢，那是无数片廉价茉莉花茶的魂魄，层层叠叠，渗进了瓷的肌骨。

父亲喝茶，有他固定的仪式。他先从墙角的热水瓶里倾出滚水，并不立刻泡茶，而是先将那几只印着红字的玻璃杯一一烫过。水汽蒸腾起来，他才从那个印着“劳动光荣”字样的铁皮茶叶罐里撮出满满一把花茶，投进壶中。滚水冲下，那一把干枯的、蜷缩的褐绿，仿佛一群被囚禁的精灵，在沸水中惊惶地，继而舒展地，最终是狂欢般地旋转起来。刹那间，浓烈到近乎霸道的茉莉香气，便挣脱水汽的帷幕，喷薄而出，充盈了整间屋子。那不是江南园林里若有若无的幽馨，而是北国旷野上，一蓬蓬野茉莉到了花期，拼尽全力、毫无保留、带着泥土腥气的芬芳，浓得化不开，却也因此显得格外真实而亲切。

我便是在这片香气里，完成了对“茶”最初的启蒙。父亲呷一口那醅醅的琥珀色茶汤，发出满足的叹息。我坐在他对面的小凳上，巴巴地望着。他有时会笑一笑，将自己杯里的茶倒出一些在杯盖里，再兑上些白水，推到我面前。那是我能尝到的“茶味”——被稀释了的苦，以及被中和了的香，混着一股暖烘烘的、属于成人世界的安稳妥帖的气息。茶水滚烫，我总要鼓起腮帮，呼呼地吹上好气，才敢小口啜饮。那味道，与其说是品，不如说是“渡”，将父亲的日常，渡一些到我懵懂的时光里。窗外的泡桐树，叶子肥大，筛下的光斑在水泥地上静静游移，慢得如同屋角那只生锈的座钟，钟摆每一次晃动，都像要耗尽全身气力。那时我不懂什么是“草木间”，只觉那茶的暖、父亲的影、午后的光和窗外草木投下的静静摇曳的荫，都是长在一起的，浑然一体，密不可分。日子便在这醅醅的茶色与融融的暖光里，不动声色地淌着，我以为它会一直这样淌下去，永无止境。

后来，我像所有急于长大的少年一样，迫不及待地要摆脱那过于“实在”的茉莉香气。我迷上了龙井，迷上它“无味之味”的清高，迷恋沸水冲入玻璃杯中，那一旗一枪骤然舒展、碧翠如滴的“顷刻间的丰盈”。我也爱铁观音，爱它七泡之后仍有余香的“韵”，爱

它兰花香里那一丝“观音韵”带来的爽利。我购置了全套的茶具，白瓷盖碗要薄如蛋壳，声如磬；品茗杯要小如核桃，拢在掌心，恰好暖手。那时的“草木间”，于我而言，是精心布置的茶席，是背景音乐里流淌的古琴，是被剥离了泥土、风霜与雨露的一缕精魂。我喝了许多茶，也换了许多茶，但味蕾仿佛被过度的芬芳宠坏了，变得贪婪而健忘，一杯饮罢，便急着寻觅下一杯的惊艳。以前的滋味，连同那杯茶所处的午后或黄昏，都被轻易地淡忘了。

这种追逐，在十年前的一个深秋午后，戛然而止。那一天，我莫名地感到一种疲惫，疲惫于那些需要屏息凝神才能捕捉的“幽微”，疲惫于不断更迭带来的短暂的满足。鬼使神差，我从柜子深处翻出一饼朋友早年相赠却一直被忽视的普洱茶。茶饼压得很紧实，棉纸上洇着岁月的痕迹。我笨拙地撬下一角，投入粗陶壶中。水沸，冲入，第一泡的汤色深红近褐，像暮秋傍晚，最后一抹霞光沉入山脊后的天色。我将茶汤尽数倾出，并不急于喝，只是看。第二泡，汤色依旧浓酽，热气袅袅，竟无多少香气，只有一种沉沉的、类似陈年书籍或老木头的气息缓慢地弥散开来。

我端起那小小的陶杯，饮了一口。没有龙井的鲜爽，也没有铁观音的锐利，它几乎是“钝”的，一种浑厚的、宽广的、带着重量感的暖流，缓缓滑过喉舌，像一双布满老茧的温热的手，抚平心绪所有焦躁的毛边。我独自一人，守着那把陶壶，一泡一泡地喝下去。窗外的天光，从午后明亮的白，渐渐染上金红，继而沉淀为一种鸽灰的暮色。时间，在这重复的注水、出汤、啜饮中，被拉得绵长而静定。我第一次体会到，喝茶可以不是为了“品”出什么，而仅仅是为了与这一段光阴安然共处，看茶色由浓转淡，如同看日头东升西落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

2025年4月底，父亲病倒了。在他被病痛折磨得难以成眠的深夜，我唯一能做的，便是为他泡一杯茶。不再是办公室里的搪瓷壶，而是一只贝瓷口杯。茶叶，仍是他喝了一辈子的茉莉花茶。我学着他的样子，烫杯、投茶、冲水。当那股熟悉的浓烈而质朴的香气再次升起，再袅袅弥散开时，我看见父亲闭着的眼睛微微动了一下。他缓缓睁开眼，目光有些涣散，但努力地聚拢，落在杯口氤氲的热气上，嘴角似乎向上牵动了一下，像一个极淡的认出了旧识的微笑。他颤巍巍地伸出手，我忙将杯子递到他唇边。他极小口地啜着，喉结艰难地滚动。那一刻，满室的惨白仿佛都退去了，我们像是又回到了那个光线昏暗的旧办公室，泡桐树的影子在地上摇晃，日子慢得像钟摆。只是，壶里的茶，无可挽回地淡了。

父亲是6月中旬走的。蝉声聒噪

得厉害，草木疯长，绿得不管不顾，那是生命最鼎盛、最喧嚣的时节。料理完一切，回到老宅，已是深夜。我毫无睡意，也无泪，只是觉得心里空了一个大洞，呼啸着穿堂的风。我坐下，烧水，为自己泡了一壶普洱，喝下一口，那股浑厚的带着陈木质感的暖流又一次包裹了我，只是这一次，暖意过后，舌根处泛起的，是一种极其隐秘却无法忽略的苦，那不是尖锐的痛楚，而是沉潜的、绵长的、渗进骨髓里的苦涩。我忽然懂得了普洱的“余味”，它从不在一开始就展示全部，它的醇厚，它的回甘，甚至它的苦涩，都需要时间，需要你耐心地，一泡一泡地，与它对坐，才能缓缓地，一层一层地领略。就像父亲的一生，就像我与父亲相处的所有时光，那些当时只道是寻常甚至嫌其平淡寡味的日常，在失去之后，在记忆的反复冲泡下，才渐渐显露出它们醇厚的底蕴与无可替代的滋味。而其中最深沉的，便是这失去本身所化的回不去的苦。

我终于明白，父亲喝了一辈子的茉莉花茶，与我后来追逐的龙井、铁观音，乃至此刻陪伴我的普洱，本质上并无分别。“茶”字拆解开来，就是在草木间。茶喝得越多，来到草木间也就越多。这“来”，并非双脚走向山野的迁徙，而是一种精神的沉潜，是我们在“草木间”短暂栖居时所共享的悲欢与冷暖。所谓“清欢”，哪里是刻意寻来的雅趣？不过是在这必然由浓转淡的茶汤里，学会与身处的光阴坦然相对。

如今，我也开始在白瓷罐里存一些茉莉花茶了。偶尔取出一小撮，泡上一壶，香气依旧浓烈扑鼻，只是喝茶的人，心境已然不同。我不再执念于那流逝的岁月，因为我知道，它从未真正离去。它化在了这茶色里，化在了我每一次注水的姿态里。当父亲被安放在墓地时，最初的悲恸如潮水般退去，留下满地粗粝的寂然的沙石，我似乎又看见了那间昏暗的办公室，那把铜过的茶壶、父亲沉默的侧影，以及那个埋头写作业、偶尔偷偷呷一口苦茶、被那回甘惊得微微一怔的小小的自己。原来，那杯茶从未远离，它像一条隐秘的伏线，一直蜿蜒在我生命的土壤里。父亲饮下的，是生活粗粝的苦；而我当时尝到的，却是被父辈的沉默所庇护着的无忧的甘。同一壶茶，两种滋味，便在氤氲的水汽里，完成了一场无声的交接。

明年，老宅院外那株泡桐，定然又会满树繁花，轰轰烈烈，紫云一般。何必去纠结，它是否还是去年我与他共看过的那一朵呢？茶在杯中，人在草木间。这杯由浓至淡的茶，这段由聚到散的人生，能如此真切地饮过、活过，便已是永久。

(作者为高级教师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【浮世绘】

病友老郭

□孙晓明

世事无常，看似平静的生活，似一潭秋水，扔进一块石头，立刻水波微澜。前段时间，我例行进行年度体检，由于个人原因，实际已拖延了近两个月。当我做完心电图，正等着做胸部CT时，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，“你是×××吗？”我被骚扰电话“惊”怕了，立马回答不是，反问道：“你是哪里？”对方说：“我是中心医院。”在反复确认我就是要找的人后，对方那位女同志说：“你的心电图和去年完全不一样，你在哪里？”当确认我在体检楼一楼大厅时，她说：“你别动，我下去找你。”

那位女医生重新给我做了一遍心电图，并带着我找到值班主任，即刻给我联系了医院心血管内科。随后，我在医院进行了系列检查，初步确认是心脏病。当天，我就住了院。

刚进病房，临床的一位老者，满头白发，上来就问我：有七十了吗？我答道：刚过六十。哎呀，我有那么显老吗？本来就紧张的心，此时似乎愈发收紧了。事后才知道，只要是新住进这间病房的人，这位老哥哥都要下意识地问上这么一句。

老哥姓郭，是泰安附近农村的一位老“泥瓦匠”，干了一辈子建筑，长期拿瓦刀的右手手指都变了形。如今不干建筑了，老两口和儿子包了20多亩地，开始种蔬菜，除季节性蔬菜外，主要是侍弄大棚芦笋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种芦笋的背后，他们更是瞅准了知了龟的养殖产业链。

老郭在夏秋之交大量收购知了产过卵的枯枝。我问老郭，你怎么知道这树枝上有没有知了龟的卵？他说，就是这个行当的“秘密”。知了产卵的树枝一般会死亡，变成枯枝。每年夏季，总有那么一支队伍开始满世界寻找柳树、杨树上的枯枝，拿到我这里，我要仔细检查辨别，才能按斤收下，放在屋里背阴处，隔一段时间，往成堆的树枝上喷点水，保持潮湿。待到来年春季，把树枝抱到芦笋大棚里，一抖树枝，幼虫就纷纷抖落在地上，钻进土里。

种芦笋，一是外销好卖，二是不收芦笋的时间，知了龟的幼虫可以吸吮芦笋根部的汁液，一举两得。老郭说，这是个慢工活儿，知了龟的幼虫在地里要待上两年，才能长大拱出土来，这时就可坐收渔利了。

老郭和老伴在地里搭了个简易棚子，常年住在那里，既种蔬菜又养鸡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他一天两顿酒，加上七八根自制旱烟，活又累，所以老病根——肺心病时不时发作一次。我住院时，他已是今年“二进宫”了，上个月就因为感冒引发肺心病住了十天院。回去后，因简易棚不挡寒，他又感冒了，不得不再次住进了医院。

老郭是个闲不住的人。这次住院，小闺女给老爹下了死命令：这次回去后，什么活也不能干了，赶紧从简易棚撤回自己的宅子，不然，我就带着人给你把菜都刨了。

这时，临床一位病友调侃老郭：可不，你光干，不要身体了？一天200多元的住院治疗费，你那两趟白菜是白种了。老郭红着脸，看着自己的小闺女，连声说，回去不干了。

其实，我在老郭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。我平生第一次住院，还要做介入手术，内心是有些小紧张的。可是，当我看到老郭该吃吃该喝喝，每晚捧着手机听豫剧，或刷刷视频，晚上10点半上床就睡，早上6点半准时起床下地，我内心的焦虑紧张感减轻了不少。

老郭说，害怕生病，不代表不会生病。愁也是一天，笑也是一天，为啥不笑着过一天？就像早上天亮了，你在床上怎么挨，也是已经开始这一天了，还不得马上穿衣下床？什么事，面对就好了。老郭不经意的一番话，就像对症的药物，慢慢起了作用，我从头两天辗转反侧不能入睡，到后来很快入睡，而且手腕上的智能手表显示深度睡眠时间在增加。

短短几天，我和病友老郭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相约出院后，待开春到他家玩玩，他说他那里离徂徕山很近，山上漫山遍野都是丹参、川芎，是养心心脏的好药材，泡水喝很好。行！我满口答应着，还不忘调侃他一句：你这个“地主”，以后别干了，好好享享福吧！

(作者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理事、泰安市作协会员)